

稻州人



小白船

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。小紅花站在那裏，只是微笑，有時做很好看的舞蹈。綠草上滴了露珠，好像仙人的衣服，耀人眼睛。溪面鋪着萍葉，蘊起些桂黃的萍花，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——可以說是小人國裏的睡蓮。小魚兒成羣來往，針一般地微細；獨有兩顆眼珠，大而發光。青蛙兒老是睜着兩眼，像看守的樣子，大約等待他的好伴。

溪面有極輕的聲音——水泡破碎的聲音。這是魚兒做出來的。他們能够用他們的特別方法，奏這奇異的音樂。『潑刺……潑刺』他們覺得好聽極了。

他們就邀着小紅花一起舞蹈；綠草因爲誇耀自己仙人的衣服，也跟了上來；小人國裏的睡蓮，喜得輕輕地抖動；青蛙兒看得呆了，不知不覺，隨口唱起歌來。

溪上一切東西，更覺得有趣，可愛



了。

小溪的右邊，泊着一條小小的白船。這是很可愛的白船，船身全是白色，連舵，槳，篷，帆，都是白的；形狀正像一支梭子，狹而長。這條船不配給胖子坐的。倘若胖子跨上去，船身一側，就會掉下水去。也不配給老人坐的。倘若老人坐了，灰黑色的皮膚，網一般的額紋，同美麗的白色不配合在一起，一定使老人羞得要死。這條小船止配給玲瓏美麗的小孩子坐的。



這時候兩個孩子走向溪邊來了。一個是男孩子，穿的白色的衣服，面龐紅得像蘋果。一個是女孩子，穿的同天一樣淡藍色的衣服，也是紅潤的面龐，更顯得細潔。

他們兩個手牽着手，輕快的步子走過小林，便到了溪邊，跨上小白船。小白船穩穩地載着他們兩個，彷彿有驕傲的意思，略微擺了幾擺。

男孩子說：『我們且在這裏坐一會罷。』

『好，我們看看小魚兒。』女孩子靠着船舷回答。

小魚兒依舊奏他們的音樂，青蛙兒還是唱歌。男孩子採了一朵萍花，插在女孩兒的髮辮上，看着笑道：『你真像個新娘子了。』

女孩兒似乎沒有聽見，只拉着男孩子的衣道：『我們來唱魚兒歌，我們一齊唱。』

他們唱歌了。

魚兒來！魚兒來！我們沒有網，我們沒有鉤。我們唱好聽的歌，

願與你們同遊。魚兒來！魚兒來！我們沒有網，我們沒有鉤。

我們采好看的花，願與你們同遊。魚兒來！魚兒來！我們沒有

網，我們沒有鉤。我們有快樂的一切，願與你們同遊。

歌還沒唱完，大風起了，溪旁花草舞得很急，水面也起了波紋。男孩子張起帆來，預備乘風遊行。女孩子放下了舵，一手按住，像個老舵工。忽然兩岸往後退了，退得非常之快，小白船像飛魚一般地遊行於溪上了。

風真急呀！兩岸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，只見一抹抹的黑影向後閃過。船底的水聲，罩住了一切聲音。白帆袋滿了風，像彌勒佛的肚皮。照這樣的急風，不知小白船要被吹到那裏去呢！他們兩個驚慌了；而且行了好久，不

知到了什麼地方。想要他停止，可又辦不到，他飛奔得正高興呢。

女孩子哭了。她想起家裏的媽媽，想起柔軟的小床，想起純黃的小貓。今天恐怕不能看見了！雖然現在在一起的，是親愛的小伴，但對於那些，也覺捨不得。

男孩子替她理被風吹散的頭髮，一壁將手心盛她的眼淚。『不要哭罷，好妹妹，一滴眼淚，譬如一滴甘露，很可惜的。大風總有停止的一刻，猶如巨浪總有平靜的一刻。』

他只是哭泣，靠在他的肩上，像一個悲哀的神女。

他設法使船停止。他叫她靠着船舷，自己站起來，左手按帆繩的結，右手執一柄槳。很快的一個動作：左手抽結，右手的槳撐住岸灘。帆慢慢地落下來了，小白船停止了。便看兩岸，却是個無人的大野。

他們兩個登岸，風還是發狂的樣子，大樹都搖得有點疲乏了。女孩子揩着眼淚，看看四面無人，又無房屋，不由得又流下淚來。男孩子安慰她道：『沒有房屋，我們有小白船呢。沒有人，我們兩個很快活呢。我想就在小白船裏，住這麼一世，也是很好。你也這麼想罷。我們且走着玩去。』

她自然而然跟着他走了。風吹來有點寒意，使他們倆貼得愈近，彼此手鉤着腰。走不到幾百步，看見一樹野柿子，差不多挂的無數瑪璃球。有許多熟透的落在地上。她拾起一個來，剝開一嘗，非常甘甜，便叫他拾來同喫。他們倆於是並坐地上喫柿子，一切都忘記了。

忽然從一叢矮樹裏跑出一頭小白兔。他奔到他們倆跟前，就貼伏着不動。她舉手撫摩他的軟毛，抱他在懷裏。男孩子笑道：『我們又得一個同伴，更不嫌冷靜了！』他說着，剝一個柿子給他吃。小白兔湊近來，紅色的果

漿塗了半面。

遠遠地一個人奔來，面貌醜惡可怖，身子也特別地高。他看見小白兔在他們倆身邊，就扳起面孔來，說他們偷了他的小白兔。男孩子急辯白道：『這是他自己奔來的，我們歡喜一切可愛的東西，當然也歡喜他。』

那人點頭道：『既如此，也不怪你們，還我就是了。』

她捨不得與小白兔分別，抱得更緊一點；面龐貼着他的白毛，有欲哭的意思。那人那裏管她，一搶就將小白兔搶了去。

這時候風漸漸地緩和了。男孩子忽然想起，既然遇到了人，何不問一問，此地離家多少遠，回去應向那條河水走？他就這樣問了。

那人道：『你們的家，離這裡二十里呢！河水曲折，你們一定不認識回去。可是我可以送你們回去。』

他喜極了，心想這麼可怕的样子，原來是個最可愛的人。她就央告道，「我們就上小白船去罷。我們的媽媽，小黃貓，等着我們呢。」

那人道，「不行，我送了你們回去，你們沒有什麼東西謝我，豈不太吃虧了？」

「我謝你一幅好的圖畫，」男孩子說，他兩手分開，形容畫幅的大小。

「我謝你一束波斯菊，紅的白的都有，好看煞呢，」女孩子作贈花的姿勢。

那人搖頭道，「都不要。我現在有三個問題，你們若能回答，便送你們回去。若是不能回答，我自抱了小白兔回去，不管你們的事。能够答應麼？」

「能够，」她歡呼一般地喊了出來。

那人說，「第一個問題是：鳥爲什麼要歌唱？」

『要唱給愛他們的聽，』她立刻回答出來。

那人點頭說，『算你答得不錯。第二個問題是：

花爲什麼芳香？』

『芳香就是善，花是善的符號呢，』男

孩子搶着回答。

那人拍手道，『有意思！第二

個問題是：爲什麼小白船

是你們所乘的？』

她舉起右手，像在教

室裏表示能答時的姿勢，

道，『因爲我們的純潔，惟



有小白船合配裝載。」

那人大笑道，「我送你們回去了！」

兩個孩子樂極，互相抱着，親了一親，便奔回小白船。仍舊是女孩子把舵。

男孩子和那人各划一柄槳。她

看看兩岸的紅樹，草屋，平田，都像神仙的境界。更滿意的，那個小白兔沒有離開，此刻伏在她的足旁。她一手采了一枝蓼花給他咬，逗着他玩。



男孩子說：『沒有大風，就沒有此刻的趣味。』

女孩子說：『假若我們不能答他的問題，此刻還有趣味麼？』

那人划着槳，看着他們兩個微笑，只不開口。

當小白船回到原泊的溪上的時候，小紅花和綠草已停止了舞蹈；萍花葉蓋着魚兒睡了；獨有青蛙兒還在那裏歌唱。

一九二一，十一，十五。



傻子

傻子的姓名，沒有一個人知道。

他自出母胎，就睡在育嬰堂牆上的大抽屜裏。小朋友看見過這個大抽屜麼？很深，又很廣，漆着黑漆，彷彿一具小棺材。父母生了孩子不歡喜留着的，便送到這個大抽屜裏。除了送去的人，誰也不知曉，因為這件事總在黑夜裏幹的。明天，育嬰堂裏的人看見抽屜裏有了孩子，便留養着，由乳娘

給奶喫。可是，不是母親的奶，又那有什麼甜味呢！傻子就是喫這種沒有甜味的奶活着的。

他到兩歲光景，身體還是很輕，面孔上有些老年人的縐紋。他止能發『唔啞唔啞』的聲音，不能說話，不能叫人——本來有什麼人給他親親熱熱地叫呢？他又不會笑。

那一天乳娘高興了，抱着他逗他玩，她含一粒糉子糖在口裏，要他的小嘴湊着接去喫。他的頭被抱近了，小嘴湊近她的嘴了，才出的鋒利的門齒割碎了她的嘴脣，却沒有接到糉子糖。胭脂似的血滲出來，她覺得很痛。於是她怒了，重重地打他的頭，又罵道，『你這傻子！』『傻子』的名字就此開始行用了。

他六歲上出了育嬰堂，因為一個木匠領他去做徒弟。他舉起斧頭時，

總是搖搖不定，砍下時，只削去木頭的一絲的皮。他當鋸子時，常常因推移不動，漲得面紅耳赤；待喫了師父的幾下手掌，才得到師父的幫助。他不曉得哭，並且似乎不曉得痛；舉得起斧頭時他總是砍，推得動鋸子時他總是鋸。鄰近人家看見他的，都說他真是個傻子。

這是很冷的一夜，傻子還在那裏做夜工。因為富翁家裏趕緊要造一間五重複壁的暖室，所以師父命傻子同別一個徒弟連夜鋸木板。他吩咐道，『你們兩個鋸完了方可睡覺，明天就好帶到富翁家裏去用。倘若今夜鋸不完，明天休要見我！』師父自去睡了。

傻子聽師父已經睡得熟，輕輕地對他的同伴說道，『這麼冷的天氣，你做工多麼辛苦，不如去睡覺罷。』

同伴說，『我的眼睛早已黏了攏來，最好立刻躺下來睡。可是木頭沒



【定不搖搖是總時頭斧起舉他】